

後現代經典劇 〈哈姆雷特機器〉在台首演

「天打那實驗體」的實驗空間 | 胡依嘉

儘管許多注意小劇場走向的人對目前正熱在其中的新生代寄予懷疑甚至否定的眼光，但這種可能受其它社會事件吸引以致未必客觀的看法，其實對「涉世未深」的新生代反倒成為一股動力。只因任何一代的年輕人——尤其是從事藝術工作的，都會在那意氣風發、狂放不羈的歲月，忙於否定前一代人亦曾自許是「反傳統」的種種共識。何況小劇場自有其令人前仆後繼的魅力。從一盞凝結氣氛的聚光燈，一句發人深省的台詞，一個溢於言表的動作，一幕撩撥視焦的佈景，乃至就從這座容納上述元素，將人類想法作無限實踐的「場」來看，小劇場的前途勢應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而日益蓬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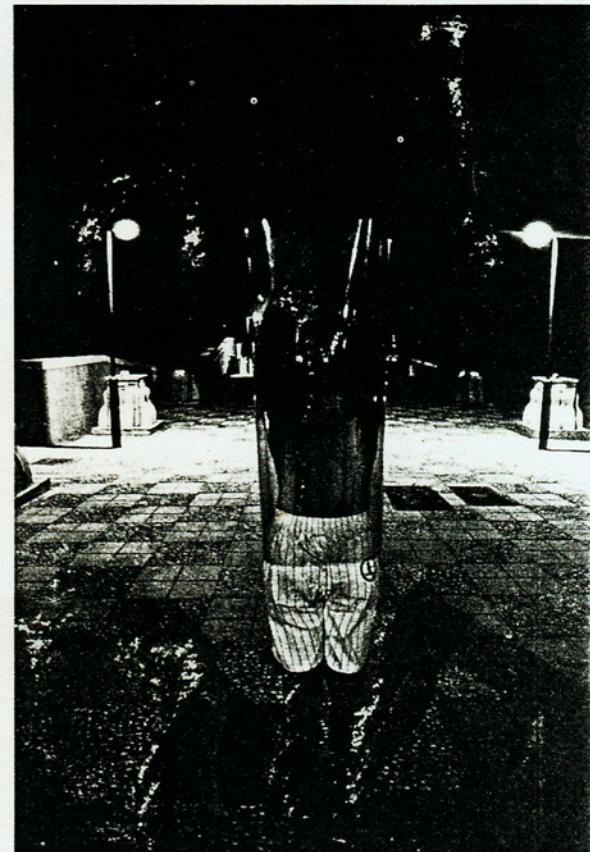
在身為「令人擔心」的小劇場新生代之中，有一群承認自己尚不能成一家之言，但卻甘願作「小」的人出列了。當社會大眾習慣以媒體褒貶的立場做為對劇種口味的依憑時，這群人成立了「天打那實驗體」——一個以「形式自由」和「效果直接」為創作宗旨的展演團體。在認為劇場仍是目前最能集結各種藝術形式以達到「藝術整合」的共識下，他們希望能走出一條較現代劇場採用「表演本文」(Performance Text)之演出方式更具實驗性的路；意即企圖將存在於劇場空間內所有的軟硬體元素：劇本、演員、音效、燈光、道具等，都拉到一個比「平起平坐」還要高的位置，使後現代主義劇場欲採取「解構主體」方式讓觀眾直接體悟

獨立符象 (Isolated Signifiers) 的經驗更加深刻。

「天打那」的成立，緣起於對藝術學院校訓中期望劇戲、舞蹈、音樂、美術四系能「聯合創作」的實踐。在一次次的實踐過程中，他們感受到學院主義竟常是實踐受阻的一大原因，而發覺學院派出身的人相當欠缺實驗精神；同時他們也發覺到在標榜專業、講究自我的同時，各系皆出現了尊重但不瞭解友系的現象。

因此他們組織了這個載「歌」載「舞」、「圖」「文」並茂的創作群，期望能從集體創作的過程中，反省到個體在原本所學範疇內的創作，更能或不能彰顯藝術生命的地方在那裡。

當然，這種不欲強調「劇場倫常」(導演具支配權；演員力求明



「天打那實驗體」排演〈哈姆雷特機器〉一景 (攝影／陳文輝)

星化或主配角之分；音效、舞台設計、燈光、佈景製作處於陪襯的地位)，並矢志求新求變的組合，必須時時提防多頭馬車的現象。否則這樣的合作，將只美其名為大家一起來，但實則為大家分頭去，其結果可能益發造成藝術形式的壁壘分明。所以他們在成立之際即以開放的態度互勉，排除任何成員獨攬大局或任憑自己既往的經驗去評斷他

人的創意，而在建立獨特風格的同時能避免唯我獨尊的強勢。因此「天打那」表示，希望能在一次次「尋找整體」的過程中，視那些異於自我專業領域的思考、言行，成為某種帶著探險意味的享受和學習。

「天打那」目前並沒有像二十世紀初達達主義行動上不見血光但思想上頗富革命意識的企圖。因為在向傳統宣戰之前，他們覺得先作好「反求諸己」的功課，將是一種比「漫天叫陣」來得踏實的舉動。他們願以從事藝術展演活動的方式來省視知識份子與原慾之間的矛盾情結，並希望能從中得知所謂「藝術之原點」為何。這不表示他們只是群會玩玩「後現代」招牌的年輕人，一股深信自己的求知慾將是促使台灣現代劇場藝術能夠不斷精進的動力。

繼在校內展演〈天葬桃花源〉獲得廣大回響後，「天打那」選擇了後現代主義名劇〈哈姆雷特機器〉做為正式成軍後的第一齣戲。

由於獨白精鍊，劇型架構張力十足，以及觸及知識份子及女性主義等議題的諸多特性，〈哈姆雷特機器〉在人性探討的層面上早已超越國界。這齣由德國劇作家海諾·穆勒 (Heiner Müller) 以其獨到之「集成片段」(Synthetic Fragment) 手法所編寫的劇著，在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間因當代美國大導演羅伯·威爾森的採用而名震西方藝文界；穆勒本人也因此成為東德共產政權繼「奧運金牌代表



「天打那實驗體」排演〈哈姆雷特機器〉一景 (攝影／姚瑞中)

隊」之後，向資本主義社會炫耀的文化國寶。

被譯成任何一國文字都不會超過八、九頁文長的「哈」劇，其重要性不只在於情節和場次上皆打破線性思考（發展）而仍能啟迪人心的特徵，還包括它符合了當時西方後現代主義戲劇界所急欲尋獲的一種劇作典範。這本穆勒以二十年的時間屢番修定方於八〇年代露臉的劇著，是穆勒對他自身做為知識份子的深刻反省，其中飽含了對近三十年來如法西斯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冷戰等問題的剖析。認為「社會主義」是人類唯一出路但目前尚未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度實驗成功的他，大膽地將劇場內的各種元素

（甚至可說劇場外，因為歷史與當

代、藝術與現實、理論與事件……都被他「包」了。）拆解、重組，然後以一種比荒謬劇還要不具意旨的手法，呈現他始終關心的一個主題——知識份子做為意見工程師與現代工業社會之間的關係。

所以觀眾在免不了的期待心理下，該有的態度是什麼呢？套句海諾·穆勒的話來說——現實經驗的壓力，是看戲的先決條件。

附註：「天打那」原為一山地部落名。但援引為此團體名稱後並無原地名之意。
該團演出「哈」劇日期為十二月廿一、廿二兩日於藝術學院，明年二月六日於市立美術館前，四月份起再視場地洽談結果後作第三度公演。